

# 徐志摩四角戀

張源

精采百出，傳誦久遠的好文章，如果能兩相對照的閱讀，加上讀者自己的感受與評判，當會使您獲得更大的啓示，更深的認識，更多的收穫與最大的喜悅。——譬如，近五十年來膾炙人口，輒為談助的民國以來最轟動的戀愛事件，王賡與陸小曼，徐志摩和張幼儀，兩雙璧人終告脫輻，演出了一幕又一幕，令人目不暇給，眼花撩亂的悲喜劇，一直要到民國五十八九年間，名傳記作家章君毅先生的「徐志摩傳」問世，方始令人豁然開朗，恍然憬悟。章君毅先生根據事實作記述，以及徐志摩先生纏綿悱惻的情意，熱情奔放的呻吟呼號，對照來讀，實在是令人回味無窮，覺得生動有趣極了。

——筆者

## 郎才女貌閃電結婚

民國十三年，春暖花開的時候，徐志摩藉由一次偶然的機緣，認識了同為梁啓超門下一系人物的王受慶（賡）的太太：陸小曼。

稱陸小曼為「絕代佳人」，「豔光四射」，那是未免有失過於溢美了。陸小曼的體態小巧玲瓏，她眉如翠羽，膚似白雪，却又是丹唇皓齒、明眸善睐，她的美麗在於其神韻與含蓄。名噪一時的大畫家劉海粟，曾有一次跟陸小曼同船由天津到上海，他告訴朋友說：陸小曼在甲板上眺望

海景，他常常從旁窺探，覺得她的風度姿態，無一不合於美的尺度，當時如作寫生畫，全是可取的題材。

北平、上海最初有「交際花」之名，那是對於大家閨秀、新式女性的一種尊稱，決不同於往後「交際花」的流品如江河之日下，甚至於和歡場女郎相提並論，等量齊觀。陸小曼、唐瑛向被稱為交際花之鼻祖，唐瑛便是上海名醫威廉·唐的掌上明珠，宋子文機要秘書唐腴廬的令妹，有一天徐志摩和徐新六在上海一品香看見了唐腴廬，徐新六即曾豔羨的告訴徐志摩說：他的妹妹是

「上海社會之花」。

陸小曼同樣的也是出身於閥閱大族，書香門第。她原名小眉，江蘇常州人，父親陸定，字建三，中過舉，曾經東渡日本就讀於帝國大學。跟曹汝霖、袁觀瀾、穆湘瑤等同班，學法政，是日本文相伊藤博文的心得意門生。回國後在北平的支部任事，民國初年進財政部，從科長、參事，做到賦稅司長，他參加過同盟會，在北洋政府裏言論態度，一向以偏袒國民黨。而為黨道所忌，因此，一度被袁世凱的軍警執法處長陸建章逮捕下獄，情形相當的嚴重。出獄後他便無意於仕途

，去當了中義兩國合辦的震義銀行總經理。

陸定學問很有根柢，平時所交往的悉為當時名流著彥、飽學之士，如莊蘊寬、項驥都是他的好朋友。他風度翩翩，舉止文雅，又是有名的「大食家」，吃西餐非三四客不飽，所以他長得白白胖胖，一副富泰相。見過陸小曼母親的人說：陸太太之清癯和陸先生之肥碩，恰成鮮明的對照。

陸小曼出生在上海，八九歲的時候，才跟她母親到北平去和父親同住，她自小聰明、機警，

還相當的能管事。據說就在她父親被捕繫獄的那

天早晨，她還會提醒過她的父親：「外邊風聲鶴唳，別再把國民黨的黨證攔在身上。」她父親果然就在當日被北洋軍閥爪牙逮捕。那天晚上又有大批軍警到陸家搜查，想從小女孩子口中套出些證據，盤問了陸小曼好半天，她却能不慌不忙，從容對付，自首至尾，不露一絲破綻。事後家人親友無不誇獎她的機伶，鎮定和勇敢。

小時候沒上學堂唸過書，但是家學淵源，國文底子還是打得很好的，陸小曼長到十一、二歲



徐志摩四角戀的女主角，被稱為交際花之鼻祖的陸小曼女士。

裏的丫頭、老媽子嘻嘻哈哈，玩在一處。於是她父親一氣之下，便接連甩了她幾巴掌。沒想到這幾巴掌就把她給打乖了，從此循規蹈矩，埋頭用功讀書。由這一件事使她父親覺得這女孩子挺有出息，便不惜在她的教育上大費功夫，陸定為她女兒請了英文女教師、法文女教師，讓她英文、法文一塊

兒讀，陸小曼則不但能夠應付得過來，而且還進步神速。陸定一高興，又把她送進了北平法國聖心學堂。到了陸小

曼十五、六歲時，她便能兼通英、法文，能說，也能寫。與此同時，「黃毛丫頭十八變」，陸小曼明眸皓齒、秀麗端莊，依稀是個美人胎子。

由於她父親本身就具有多方面的興趣，陸小曼的悟性高，記憶力強，但凡是玩的事情一學就會，而且還能獨運心裁，推陳出新。耳濡目染，無分學校裏或是家庭中，在在都有學習的機會，所以她在正經功課之外，會玩的玩兒之多、之精，到了令人為之驚異的地步。她能唱許多齣京戲，而且腔圓字正，有板有眼，臨時讓她上台客串、彩排，她也能不怯不懼，應付裕如。她又能唱曲子，跳交際舞，舞藝之精湛和應付之大方，處處使人傾倒。小姑娘多才多藝，於是聲名鵲起，再加上她舉止嫺雅，儀態端莊，言語溫柔，善體人意，家裏門第高，環境優裕，本身又學兼中西，能說英文、講法語，寫中國文章，英法書牘，也有兩手。像這樣的一個女孩子，當然會使她家裏提媒說親的常川來往，戶限為穿，有不少的豪門富室，公子哥兒，央人前來向陸定夫婦求為婚配，一心想娶得佳人歸。但是，陸定夫婦以孩子還小為詞，每每婉言推却，其實呢，兩夫婦是在暗中留意，給自己的愛女千挑百挑，非挑到一位乘龍快婿不可。其結果，是挑中了北大教授，新自美國西點軍校歸國不久的王賡。

王賡，字受慶，江蘇無錫人，無錫王家累世貴顯，代有達士。但是，到了王賡幼年，家道業已中落。王賡在家中是長子，他從小就能發奮苦讀，後來考取清華，畢業後順利出國，進普林斯頓大學唸哲學，得了學位。由於志切報國而投身



西點軍校，跟艾森豪美國前總統同班，民國七年，他以第十名的優異成績畢業。

回國之初，王廣在北洋政府的陸軍部供職，因為他的英文、德文、法文造詣俱深，在當時是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。他曾一度在北京大學授過課，民國八年巴黎和會，他並且和在台逝世的前監察院副院長梁上棟，同為我國代表團的武官。會後回到北平，又時常代外交部翻譯重要文件。他有軍人規律化的良好生活習慣，平時除了一卷在手，鑽研高深的學問，一向潔身自愛，了無嗜好，像這樣一位理想，優秀，前程不可限量的青年，難怪會被一心為愛女物色佳婿的陸太太，一眼看中。在左推右托，婉拒了不知多少名門子弟，少年兒郎的求婚以後，主動的將掌上明珠許配

給王廣。

當時也曾有陸家的親友表示反對，因為王廣比陸小曼大七歲，他們力陳雙方的年齡不相稱，可是，陸太太「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歡喜」，對於年齡問題不予考慮，她一再強調王廣將來一定會有出息。陸小曼本人呢，往後她曾在和徐志摩陷於熱戀的時候說：「雖然，當時也癢長了十幾歲的年齡，可是，性靈的迷糊竟和稚童一般，婚後一年多才稍懂人事，明白兩性的結合，不是可以隨便聽憑別人安排的。」這話似乎透着點兒牽強，以她那聰明，交遊的範圍又那麼廣，她不大可能讓她的婚姻大事「任人安排」，而對王廣全無半點認識與好感。——從議婚到舉行結婚典禮，其間歷時僅一個月，因而時人稱之為「閃電結婚」。王陸聯姻婚禮之隆重，排場之奇大，歷時多年猶仍傳為佳話，足證男女雙方對此一婚事之重視與欣喜。結婚那年，王廣英年二十五，陸小曼芳齡十八。

#### 第四橋邊海棠花下

倒是陸小曼往後所發的牢騷：「在性格與思想上不能相謀，而勉強結合是人間最痛苦的一件事。當時因為家庭間得不到安慰，我就改變了常態，埋沒了自己的意志，葬身於熱鬧的生活中，來忘記我內心的痛苦。」多少有幾分接近事實。王廣在美國留學六、七年，他的生活早已全盤美化，問題在於陸小曼婚前只看到美化生活輕鬆愜意的一面，而忽略了緊張嚴肅，埋

頭苦幹的另一面了。王廣定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為其工作、讀書的時間，週末下午和星期日則痛痛快快的玩上一天半。於是，一向玩慣了的陸小曼就覺得玩的時間不夠，同時，她又闖不進王廣工作和讀書的圈子。所以，她一沒得玩，便以為在家庭裏得不到安慰而深切痛苦。

陸小曼的「痛苦」一直持續到婚後四年，無意間遇見了徐志摩，照她的說法是：「叫他那放射神輝的眼睛照激了我內心的肺腑，認明了我的隱痛，更用真摯的感情勸我不要再在騙人欺己中偷活，不要自己毀滅前程。他那種傾心相向的真情，才使我的生活轉換了方向，而同時也就跌入了戀愛了。於是，煩惱與痛苦，也跟着一起來。」

當然囉，徐志摩待人溫柔體貼，比王廣的名氣更響亮，前程遠大，為眾所共羨。尤其他對陸小曼有火一般的熱情，又比王廣不知多了若干倍的空閒，他用不着勤奮工作，也無心在戀愛期間認真讀書。更重要的一點是，他比任何成年男子更多接近陸小曼的機會，王廣學兼中西，奮發努力，使他深受正與吾黨才難之嘆的梁啟超所重視，他也是梁系重要人物之一，他敬梁啟超為師，梁啟超也非常樂於和他接近。梁、王時常促膝長談，梁啟超視王廣為僅次於蔣百里的一員大將，他十分盡心的替他提高聲望，安排前程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宜乎王廣把徐志摩視作同門師兄弟，讓他登堂入室，陪陪常在嚷着「悶得發慌」的嬌妻。中國是最講究倫理道德的文明古國，歐風美雨東漸，尤其量暫時改變了若干人的生活形態，



徐志摩和王廣的老師梁啟超

但却永遠更易不了中國人的倫理觀念。說嚴重些：「嫂溺叔不可援以手」，市井之徒，也懷然於「朋友妻，不可戲」的道理。基此之故，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結識初期，徐志摩往王公館跑得很勤。每當陸小曼吵着要王廣陪她出去玩時，王廣偶或會坦然的說：

「對不起，我沒空，讓志摩陪妳去吧。」

與此同時，週末、假日，在西山、在六國飯店跳舞廳、在各大京戲園子，人們也經常可以看到徐志摩、王廣和陸小曼挺高興的玩在一起。

幸虧有印度詩哲泰戈爾來華，打了個岔，使徐志摩和陸小曼之間的「煩惱與痛苦」，暫時的



陸小曼之前夫王廣，攝於美國西點軍校。

拋下了四五個月。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，泰戈爾應北京講學社之邀，來華講學。經梁啟超指定由徐志摩担任翻譯，並且代表北平學界，到上海去迎接。和泰戈爾同來的還有四位印度學人，一位美國女社會工作者。十三日，徐志摩陪泰戈爾一行到開北跟印度詩人聚會，上蔣百里家跟歡迎者攝影。十四日又陪泰戈爾他們暢遊西湖。當晚，徐志摩詩興大發，在一株海棠花下，作了一整夜的詩。事聞於梁啟超，覺得非常有趣。

後來他曾做了一副集宋詞聯，送給徐志摩。

梁啟超說：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一副集句楹帖；因為它極能表露徐志摩的性格，還附記着他海棠花下吟詩到天明的雅人韻事。

聯曰：

臨流可奈清癯，第四橋

邊，呼掉過環碧；

此意平生飛動，海棠花

下，吹笛到天明。

徐志摩陪同泰戈爾一行

，在上海、南京、濟南，各作了一次講演，然後到北平。

假北海靜心齋，接受以梁啟超為首的北平學界盛大歡迎。泰戈爾在北平作了六次

講演和無數次的談話，一概由出國在即，人豔如花的林

徽音負責攙扶，而以徐志摩担任翻譯。吳詠曾經稱讚徐

志摩的傳譯說：「用中國語

彙中最美的修辭，以硤石官話出之，便是一首首的小詩，飛瀑流泉，琮琤可聽。」

五月八日，泰戈爾在北平歡渡其六十四歲誕辰，北京學界人士為他舉行祝壽會，送他許多名畫名磁，和由梁啟超代他取的中國名字：竺震旦。那天晚上，徐志摩和林徽音、張歆海居然粉墨登場，演出泰戈爾的短劇「契玦珥」。林徽音飾契玦珥公主，張歆海飾阿俊那王子，徐志摩呢？他演愛神。

一直到當年五月二十日，泰戈爾方始辭離北平，仍然由徐志摩陪着，過太原、漢口、上海，徐志摩把泰戈爾送到了日本，方始回程。為了消除一個多月的辛苦，他到廬山去休息了半個月，聽松聲鳥語，不禁為之忘機遺世。半月後，他又匆匆趕返北平授課，跟愛好文藝的朋友成立一個聚餐會，參加的，多半是歐美回國留學生。當然，徐志摩亦仍常為王府座上客，伴陸小曼出遊。兩人間的情感，與日俱增。

由徐志摩所主持的那個聚餐會，漸漸的蛻化而成「新月社」，我國早期文壇上的「新月派」，和徐志摩「新月詩人」的頭銜，就是打從「新月社」而來。「新月」是泰戈爾的一本詩集，由於徐志摩對這兩個字挺有興趣，便以此作為社名。他們在北平中街七號租了一幢房子，可以吃飯，聊天，打彈子，徐志摩自己也搬進去住。社員每人每月繳五塊錢，每兩個禮拜聚餐一次，不時還有遊藝節目。社員的範圍也在漸次擴大，有梁系人物、銀行界、和若干文人。名詩人聞一多，當年也是新月社的熱心份子之一。



環境踐踏命運支配

彈指間，到了民國十四年的春天，徐志摩跟陸小曼陷於熱戀，終於到了無以自拔的地步。北平社交界，和王、陸、梁、林四方面的親友，早已把這件事傳得風風雨雨，人言嘖嘖。郁達夫談他倆的戀愛，有謂：「忠厚柔豔如小曼，熱情誠懇若志摩，遇合在一起，自然要發放火光，熱成一片。那裏還顧得到綱常倫教？更那裏還顧到宗法家風？」徐志摩在他給陸小曼的第一封信上，也曾自承：「啊呸，狗屁的禮教，狗屁的家庭，狗屁的社會，去你們的！青天裏白日的出太陽，這輩人血管裏的水，全是冰涼的。」可是，事實上，禮教和家庭在中國畢竟還是凜然不可侵犯。當王廣隱隱約約的聽到了風聲，他便直接了當的問陸小曼，她是否在跟徐志摩談戀愛？陸小曼的神情反應，使王廣驟覺事態的嚴重，但是，他仍保持君子風度，他要求陸小曼和徐志摩斷絕來往，並且在一段時期之內，足不出戶。同時，他請徐志摩避嫌，別再上門。這便是徐志摩在給陸小曼的第一封信裏所說的：「這實在是太慘了，怎叫我愛你的不難受？假如妳這番深沉的冤屈有人寫成小說故事，一定可使千百個同情者滴淚。何況，今天我處在這個最尷尬、最難堪的地位，怎禁得不咬牙切齒的恨！」

徐志摩何以會尷尬、難堪？那是他和陸小曼間的一段畸戀，揚揚沸沸的傳開了以後，他除了受到王廣的攢拒，同時，自梁啟超以下的絕大部份友好，齊同一致的對他加以指責或規勸，既有林徽音事件一誤於前，又怎能發生跟陸小曼畸戀再錯於後？就相互間的關係言，梁思成和王廣不都是他的同門師兄弟嗎？於是，自從十四年三月二日，王廣採取斷然措施，不許徐陸來往。徐陸畸戀在親友之間公開，徐志摩在師門和若干親友的重壓之下，便不得不即日出國，和陸小曼分開一段時期，使雙方逐漸疏遠。新月詩人顯然是被放逐了，但他仍能花錢買通王家的傭人，在三月三日、四日和出國前夕的十日，給陸小曼偷運進去三封頗關重要的信。第一封，他在竭力激發陸小曼的勇氣：「妳這樣一朵稀有的奇花，決不是為一對不明白的父母，一個不了解的丈夫所犧牲而來的」、「靈和肉實是在是不可能絕對分家的」、「一切有我在，一切有愛在」。第二封，請她每天寫日記，當作給他的信，記下她的思想感情和起居言行，這便是「愛眉小札」中最主要的部份，往後由陸小曼公開印行的「小曼日記」之由來。第三封，是徐志摩和陸小曼別前見最後一面的要求，經過親友同意，徐志摩在赴宴回寓，臨走前十幾個鐘頭寫的。在那天晚上，陸小曼當着好些個人，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後她接連的喊叫：「我不是醉，我只是難受，只是心裏苦……」

十四年三月十一日，徐志摩啟程赴歐，循西伯利亞鐵道經莫斯科到柏林。一路上，他都在給陸小曼寫情意綿綿的信，三月二十六日他到了柏林以後，發現張幼儀掛着兩行眼淚在接他。因為才六天前，徐志摩和張幼儀的次子彼得，得了腹膜炎死去，兩天前方始火葬，出殯，張幼儀為孩子的病一連十幾個夜不曾闔眼，她瘦得「什麼似的」；——一直到這時候還不相信她的愛子果已死去。她昏昏沉沉的似在夢中過活。

徐志摩在柏林住了兩個禮拜，陪張幼儀看了幾次戲，解那再也解不了的「悶」。

歐遊行蹤，到過柏林、倫敦、意大利和巴黎。照徐志摩所說的是他在「到處上墳」。他曾到契珂夫、克魯泡特金、曼殊斐兒、哈哀內、伏爾泰、盧騷、聶俄、雪萊、濟慈……和他兒子彼得的墓前憑吊。徐志摩在意大利翡冷翠小住了一段期間，他又愛上了翡冷翠，在那兒寫了不少的詩。他的第二部詩集即以「翡冷翠的一夜」為名，傳誦遐邇的「偶然」，也收集在這部詩集之中。

徐志摩留下陸小曼在丈夫與父母「夾攻」之中奮鬥，王家和陸家於是時生勃谿，常起冷戰，兩家人心頭的滋味都很不好受。七月間王廣應東南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之邀，到南京去當五省聯軍參謀長，他赴任以後寫一封信寄給陸小曼的母親，請她轉告陸小曼，要末馬上到南京去夫妻團居，否則，便永遠不必再去了。陸小曼苦苦的想了一夜，決心翌日回娘家去以死力爭，非達到目的——「留在北平等徐志摩回來」不可，但是，她的父母偏怕女兒離婚，有辱家門。

兩位老人硬軟兼施，先說：「好的，要死大家一道去死！」接着又雙淚直流，苦苦要求。於是，陸小曼自承「大敗」，她寫長信給徐志摩，決定將「你我的一段情緣，只好到此為止了」。却是，——「現在還有一線希望，就是盼你回來再見一面，我要拿我幾個月來所藏着的話全盤的倒了出來，再加一顆滿含着愛的鮮紅的心，送給

你讓你安慰。我只要一個沒有靈魂的身體，讓環境去踐踏，讓命運去支配。」當時，徐志摩一接到信便束裝返國。

### 家庭醜聞愈形擴大

陸小曼在北平儘量拖延着他，由於王廣正在南方，他們見了面仍然可以毫無顧忌的出入與共，成對成雙，照樣在公開場合露面。有時候徐志摩的忘年交林長民，還跟他們一道出遊。

拖到九月初，陸小曼經不住王廣的一再催促，父母的聲淚俱下，竭力規勸，她答應了到上海去，其目的在於跟王廣辦離婚。徐志摩緊跟着便在九月五日到達上海，當日又赴杭州，回硤石老家，等陸小曼的離婚消息。他此去是相當「勇敢」的，實則是他摸清了王廣的光明磊落，豁達大度的性格。換一個人的話，以東南五省聯軍參謀長的顯赫聲勢，對於徐志摩之「違約」，「奪妻之恨」。他只要襲用軍閥作風大喝一聲：「把那小子逮來斃了！」徐志摩的性命必然難保。但是，王廣對於婚姻問題的處理，一仍新大陸的開朗作風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他發現陸小曼早已變心，便決意爽性成全。所以，當陸小曼抵達上海跟他要求離婚，王廣便坦率的答道：

「婚姻是夫妻之間的事，合得來，是夫妻，合不來，就算了。只不過，我們既已有過一段夫妻的感情，那就由夫妻退為朋友吧！」

同時，他找來徐志摩，正告他說：

「以後你如果再三心兩意，虧待了小曼，我不會輕易放過你的！」

陸小曼和王廣的離婚，自此順利完成。

在硤石家鄉，徐志摩的父母雙親徐申如夫婦對於愛子的突然返來，着實是既喜且驚。當徐陸畸戀，北平古都滿城風雨，徐家早就得着了消息。從那時候起兩位老人就驚惶萬分，日夜不寧，唯恐愛子迷戀有夫之婦，出了什麼差錯。及至徐志摩「放逐」出國，硤石家中還是等到徐志摩抵達莫斯科，方才收到陸小曼受徐志摩之托寄來一封轉告近況的信。這一次，徐志摩跟東南五省聯軍參謀長的太太南來，找握有東南五省生殺奪予大權的她先生談判離婚，又叫兩老怎不「捏着一大把汗」，眠食俱廢呢？七號那天，徐志摩一夜不同，他父母就寤心得整夜睡不着。徐申如夫婦對徐志摩和陸小曼的相戀，內心中極表反對，但是，愛子心切，低憤情深，又明知徐志摩的性情，這件事絕對無法阻止。所以，兩老非但如多年盛傳的「聞訊赫然大怒，從此斷絕父子關係」，相反的，還在竭盡所能的力促其成哩。

王陸此離，橫互在徐志摩和陸小曼之間，還有一層重大的障礙。那便是為此深惡痛絕，悲憤莫名的陸太太，陸小曼的母親。她跟着女兒南來，和她寸步不離的一道住在上海。她痛恨徐志摩使她的女兒離婚，玷辱家門，永遠失去她慧眼識英雄，如今果已飛黃騰達的乘龍快婿王廣。她為此不惜挺身而出，不讓徐志摩和陸小曼有單獨見面，一傾積憤的機會。遂令新月詩人徐志摩急不擇言，破口大罵。他寫信給陸小曼說：「我恨你的娘刺骨，要不為你愛我，我要叫她認識我的厲害，等着吧，總有一天報復的！」……唉，我

一記起你那專暴淫蠻的娘！」由此可知，徐志摩在猛烈追求陸小曼的時候有多麼瘋狂？怪不得他會寫出那首帶些兒黃的：「別擰我，疼！」那些個詩，跟他早期的「我有一個戀愛」，簡直是清濁立判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為了阻止徐志摩和陸小曼的結合，使這幕她心目中的「家庭醜聞」愈形擴大，陸太太除了一對戀人之間多方阻撓，竭力杯葛。她還亮出一記殺手鐮，振振有詞的對徐志摩說：

「小曼和受慶倒是離成婚了。可是，你在柏林的那位元配夫人，你們之間的離婚手續，應該辦一個清楚。然後再談你跟小曼的婚事。」

一聲晴天霹靂，可把徐志摩給急壞了，他指天矢日的辯白，他跟張幼儀的離婚手續，早已依法完成。但是，陸太太堅持不信，徐志摩大叫受罪受大了，他渾身的肉都在顫動，差一點不曾爆裂。他問陸太太，究竟要他怎麼辦，陸太太却給他出了個天大的難題：

「除非請你的元配夫人回來，在國內辦清楚離婚手續！」

於是，徐志摩發出悲呼：「照這情形絕望是定的了。」

###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

以下，又是熱戀時期，徐志摩的親筆日記（八月九日）「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」，這是我最近的發現。

今天早上的時刻，過得甜極了。只要你；有我就忘却一切，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要了，



因為我什麼都有了。與你在一起沒有第三人時，我最樂。坐着談也好，走着也好，上街買東西也好。廠甸我何嘗沒有去過，但那有今天那樣的甜法；愛是甘草，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。眉，你真玲瓏，你真活潑，你真像一條小龍。

我愛你樸素，不愛你奢華。你穿上一件藍布袍，你的眉目間就有一種特異的光彩，我看了心裏就覺着不可名狀的歡喜。樸素是真的高貴。你穿戴整齊的時候當然是好看，但那好看是尋常的，人人都認得的，素服時的眉有我獨到的領略。「玩人喪德，玩物喪志」，這話確有道理。我恨的是庸凡，平常，瑣細，俗；我愛個性的表現。

我的胸膛並不大，決計裝不下整個或是甚至部分的宇宙。我的心河也不够深，常常有露底的憂愁。我即使小有才，決計不是天生的，我信是勉強來的；所以每回我寫什麼多少總是難產，我唯一的靠傍是靈那間的靈通。我不能沒有心的平安，眉，只有你能給我心的平安。在你完全的蜜甜的高貴的愛裏，我享受無上的心與靈的平安。凡是開不得頭，開了頭便有重複，甚至成習慣的傾向。在戀中人也得提防小漏縫兒，小縫兒會變大窟窿，那就糟了。我見過兩相愛的人因小事情誤會門口，結果只有損失，沒有利益。我們家鄉俗諺有：「一天相罵十八頭，夜夜睡在一橫頭」，意思說是好夫妻也免不了吵。我不可不信，我信合理的生活，動機是愛，知識是南鍼；愛的生活也不能純粹靠感情，彼此的了解是不可少的。愛是幫助了解的力，了解是愛的成熟，最高的

了解是靈魂的化合，那是愛的圓滿功德。

沒有一個靈性不是深奧的，要懂得真認識一個靈性，是一輩子的工夫。這工夫愈下愈有味，像遊山似的，唯恐進得不深。

眉，你今天說想到鄉間去過活，我聽了頂歡喜，可是你得準備吃苦。總有一天我引你到一個地方，使你完全轉變你的思想與生活的習慣。你這孩子其實太嬌養慣了！我今天想起丹農雪鳥的「死的勝利」的結局；但中國人，那配！眉，你從今起對愛的生活負有做到他十全的義務。我們應得努力。眉，你怕死嗎？眉，你怕活嗎？活比死難得多！眉，老實說，你的生活一天不改變，我一天不得放心。但北平就是阻礙你新生命的一個大原因，因此我不免發愁。

我從前的束縛是完全靠理性解開的，我不信你的就不能用同樣的方法。萬事只要自己決心；決心與成功間的是最短的距離。

往往一個人最不願意聽的話，是他最應得聽的話。

(八月十日)我六時就醒了，一醒就想你來談話，現在九時半了，難道你還不曾起身，我等急了。

我有一個心，我有一個頭，我心動的時候，頭也是動的。我真應得謝天，我在這一輩子裏，本來自問已是陳死人，竟然還能嘗着生活的甜味，曾經享受過最完全，最奢侈的時辰，我從此是一個富人，再沒有抱怨的口實，我已經知足。這時候，天坍了下來，地陷了下去，霹靂種在我的身上，我再也不怕死，不愁死，我滿心只是感謝。即使眉你有一天(恕我這不可能的設想)心換

了樣，停止了愛我，那時我的心就像蓬蓬似的栽滿了窟窿，我所有的熱血都從這些窟窿裏流走——即使有那樣悲慘的一天，我想我還是不敢怨的，因為你我的心曾經一度靈通，那是不可滅的。上帝的意思到處是明顯的，他的發落永遠是公平的；我們永遠不能批評，不能抱怨。

### 開膛剗心最後禮物

(八月十一日)這過的是什麼日子！我這心上壓得多重呀！眉，我的眉，怎麼好呢！靈那間有千百件事在方寸間起伏，是憂，是慮，是瞻前，是顧後，這筆上那能寫出？眉，我怕，我真怕世界與我們是不能並立的，不是我們把他們打毀成全我們的話，就是他們打毀我們，逼迫我們的死。眉，我悲極了，我胸口隱隱的生痛，我雙眼盈盈的熱淚，我就要你，我此時要你，我偏不能有你，嗚，這難受——戀愛是痛苦，是的，眉，再也沒有疑義。眉，我恨不得立刻與你死去，因為只有死可以給我們想要的清靜，相互的永遠佔有。眉，我來獻全盤的愛給你，一團火熱的真情，整個兒給你，我也盼望你也一樣拿整個，完全的愛還我。

世上並不是沒有愛，但大多是不純粹的，有漏洞的，那就不值錢，平常，淺薄。我們是有志氣的，決不能放鬆一層層，我們得來一個直純的榜樣。眉，這戀愛是大大事情，是難事情，是關生死超生死的事情——如其要到真的境界，那才是不可侵犯。有同情的朋友是難得的，我們現有少數的朋友，就思想見解論，在中國是第一流。他

們都是真愛你我，看重你我，期望你我的。他們要看我們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，實現一般人夢想的境界。他們，我敢說，相信我有這天賦，有這能力；他們的期望是最難得的，但同時你我負着的責任，那不是玩兒。對己，對友，對社會，對天，我們有奮鬥到底，做到十全的責任！肩，你知道我近來心事重極了，晚上睡不着不說，睡着了就來怖夢，種種的顧慮整天像刀光似的在心頭亂刺，肩，你又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嵌着，連自由談天的機會都沒有，咳，這真是那裏說起！肩，我每晚睡在床上尋思時，我彷彿覺着髮根裏的血液一滴一滴的消耗，在憂鬱的思念中黑髮變蒼白。一天二十四小時，心頭那有一刻的平安——除了與你單獨相對的俄頃，那是太難得了。肩，我們死去吧，肩，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，啊肩！比如昨天早上你不來電話，從九時半到十一時，我簡直像是活抱着炮烙似的受罪，心那麼的跳，那麼的痛，也不知道爲什麼？說來你也不信，我躺在榻上直咬着牙，



徐志摩一生中拍得最漂亮的一幀照片

直翻身喘着哪！後來再也忍不住了，自己拿起了電話，心頭那陣的狂跳，差一點把我暈了。誰知你一直睡着沒有醒，我這自討苦吃多可笑，但同時你都知道，肩，在戀中人的心理是最複雜的心理，說是最不合理可以，說是最合理也可以。肩，你肯不肯親手拿刀割破我的胸膛，挖出我那血淋淋的心留着，算是我給你最後的禮物？

今朝上睡昏昏的只是在你的左右。那怖夢真可怕，彷彿有人用魔法來離開我們，把我迷在一輛車上，整天整夜的飛行了三晝夜，旁邊坐着一個瘦長的嚴肅的婦人，像是命運自身，我昏昏的身體動不得，口開不得，聽憑那妖車帶着我跑，等我醒來下車的時候有

人來對我說你已另訂約了。我說不信，你帶約指的手指忽在我眼前閃動。我一見就往石板上一頭衝去，一聲悲叫，就死在地下——正當你電話鈴響把我振醒，我那時雖則醒了，把那一陣的悽惶與悲酸，像是靈魂出了竅似的。可憐呀，肩！我過來正想與你好好的談半句鐘天，偏偏你又得出門就診去，以後一天就完了，四點以後過的是何等不自然而偏促的時刻！我與「先生」（按指梁啓超）談，也是悽涼萬狀，我們的影子在荷池圓葉上晃着，我心裏只是悲慘，肩呀，你快來伴我死去吧！



名畫家張振宇的速寫：（右上）謝壽康，（右下）徐志摩，（左上）陸小曼，（左下）邵洵美